

舊 小 說

(一)

漢 魏 六朝



舊 小 說

(一)

漢 魏 六朝

商 務 印 書 館

舊小說叙

自余居滬上五年。四方有志之士。間有就商古文之業者。余因取秦漢以來迄於近代。凡得文七百餘篇。名之曰古今文範。中多以意謬言。昔人悉心營構之迹。一一爲疏別其異同。而比附其得失。爲說甚具。然猶慮人多苦其難。而不肯竟學。大凡立教之道。要於使人從。欲從之便。莫若使人心歆其趣。夫口說三古之書。手摹六經之旨。作爲文章。垂示後世。意非不美也。然而聽者或惛然不可終日。試與述委巷之叢談。道故家之軼事。方四座欣然。惟恐其詞之畢也。則夫論文之要。其不欲抗之太高者。道亦如此矣。竊以說部之書。託體較卑。上不得躋於經史之列。又其中出於寓言者十之八九。故爲考據家之所不及。至於張皇鬼神之狀。婉孌兒女之私。彼夫道學先生相戒不以寓目。而余竊以闕古文之秘者。莫此爲近。徒觀其敘事之妙。控顛引末。首尾畢具。而間及一二可歌可泣之事。神情意態。落楮文生。使讀者悽然以悲。歡然以喜。其感人之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雖以左馬復生。亦當引爲入室弟子。至如選詞卿雲之室。檢字蒼雅之林。使人味之而腴。嗅之而芳。按之而澤。睨之而華。彼婬陋之夫。固不能道其一字。其不可以小道而忽之也。亦已明矣。使由此而上。友周秦之通人。下揖漢唐之作。其取徑以行。而其收效固甚捷也。祇以自古及今。多至不可勝數。遂使蘭艾叢生。玉石雜糅。識者病焉。余以暇日無事。輒取說部諸書。伏而讀之。凡得千有餘種。擇其詞義兼善者。合爲一書。其不足觀者。汰而去之。大抵存者十之一二。而棄者十之七八。然猶哀然巨帙也。蓋將以是爲學文之助云爾。夫古文之異於小說者。析理必從其精。述故務求其實。

而至於引入入勝。卒之不謬於道者。則一而已矣。余故備論之。世有譏余老不自逸。而終日用心於無益之舉者。余惟有婉詞以謝之已耳。庚戌十月。侯官吳曾祺翊亭敘於滬上之涵芬樓。

舊小說總目錄

第一冊

甲集一

漢魏六朝

甲集二

漢魏六朝

第二冊

乙集一

唐

乙集二

唐

乙集三

唐

第三冊

乙集四

唐

乙集五

唐

乙集六

唐

丙集

五代

第四冊

丁集一

宋

丁集二

宋

舊小說

一 總目錄

舊小說

總目錄

丁集三

宋

丁集四

宋

舊小說甲集目錄

漢武帝內傳 班固

吳女紫玉傳 趙曄

雜事祕辛 無名氏

西王母傳 桓麟

薛靈芸傳 王嘉

天上玉女記 賈善翔

東越祭蛇記 干寶

秦嶽府君記 庾翼

古墓斑狐記 郭頒

夏侯鬼語記 孔曄

丁新婦傳 殷基

冥通記 陶弘景

神異經 十五則 東方朔

列仙傳 十八則 劉向

西京雜記 八則 劉歆

笑林 十則 邯鄲淳

趙飛燕外傳 伶玄

楚王鑄劍記 趙曄

東方朔傳 郭憲

太古蠶馬記 張儼

糜生瘞卹記 王嘉

蘇娥訴冤記 干寶

泰山生令記 司馬彪

山陽死友傳 蔣濟

烏衣鬼軍記 李肱

神僧傳 法顯

荆楚歲時記 宗慄

古鏡記 王度

海內十洲記 四則 東方朔

列女傳 四則 劉向

別國洞冥記 一則 郭憲

列女傳 二則 皇甫謐

高士傳 十則 皇甫謐

汝南先賢傳 五則 周斐

文士傳 二則 張隱

梓潼士女志 二則 常璩

列異傳 七則 張華

南越記 一則 沈懷遠

裴子語林 十則 裴啓

郭玄 二則 郭澄

九江記 三則 何晏

拾遺名山記 八則 王嘉

蓮社高賢傳 四則 無名氏

冥祥記 五則 王琰

幽明錄 十七則 劉義慶

襄陽耆舊傳 五則 習鑿齒

述異記 八則 任昉一作祖冲之

續齊諧記 九則 吳均

高僧傳 四則 釋慧皎

還冤記 二十四則 顧之推

益都耆舊傳 二則 陳壽

楚國先賢傳 二則 張方

漢中士女志 十三則 常璩

博物志 九則 張華

搜神記 二十六則 干寶

魏晉世語 一則 郭頒

神仙傳 四十五則 葛洪

玄中記 一則 郭氏

王子年拾遺記 十九則 王嘉

搜神後記 十四則 陶潛

抱朴子 四則 葛洪

齊諧記 三則 東陽無疑

世說新語 五十七則 劉義慶

異苑 七則 劉敬叔

俗說 一則 沈約

真誥 一則 陶弘景

洛陽伽藍記 十二則 楊街之

舊小說

甲集一 漢魏六朝

漢武帝內傳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僊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僊。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

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僊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袿襪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櫟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簀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

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僊才也。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

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仁喪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窟。睿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聖。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戡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

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僊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僊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微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無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邱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楨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并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經。發紫臺之

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令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旣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眞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旣賜徹以眞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眞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僊。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旣難達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十歲矣。夫人旣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於傳。

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僊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眎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情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僊。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慙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慙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

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僊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握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辟。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僊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僊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

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僊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並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四十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整屋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塋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域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者。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鄆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